

# 新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

■文/崔兴军

近年来的新主旋律电影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不断涌现的态势,并且也在突破着陈规旧俗对历史的模式化书写,进一步摆脱了类型片的窠臼,具备不俗的美学价值和叙事品质,带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惊喜。主旋律电影以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人物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讲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目的,但应该注意的是,电影也应该平衡艺术性的要求,否则故事将会失之真实可感,缺乏感染力。仅仅对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做最为表面化的处理,便容易忽略在潜移默化、习焉不察的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是与艺术的本然真理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新主旋律电影扬长避短,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更加亲近观众的审美需求,可以说在多个维度上激活了个性与灵魂,在鲜活的叙事和人物中,那个理应如此被表现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历史才得以跃出虚构的表象。

## 意识形态功能的艺术性强化

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如今被视为是一个被建构和受到权力话语左右的思维场域,意识形态的概念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生产与映射的单纯关系,而在后现代的、尤其是在后阿尔杜塞、后福柯的思想语境中,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更加富有活力和互动性质的多声道对话行为。雷蒙·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被使用出现在1796年,但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人们对它的思考远远在此之前。拿破仑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经验和常识的对立面,是“模糊不清的经验而上学,一种不自然的方式”。在拿破仑使用之后,意识形态这个词在19世纪通常等同于革命的。马克思所言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隐而不显地控制人的思想的机制。这种思维方式被物质生产所决定、所制约。如果意识不到“观念是以理想的方式表达支配性的物质关系”这一点,那么就会产生意识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荒谬性地存在于无法意识到它存在的地方。

新主旋律电影的成功之处正是将建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作为自身的目的,《长津湖》并不仅仅是对某一战争历史事件的转写,而《战狼》也并不是对中外边境真实状况的描述,二者均再造了一个无涉伦理判断和历史辨析的艺术性的虚构空间。例如在《战狼2》这部

电影中,冷锋面对撤侨的任务和激烈的军事矛盾,虽然在非洲仅生活一年,但冷锋已经与许多非洲人建立起了跨越洲际的友谊,还有一个可爱的黑人干儿子,在命悬一线之际,是非洲女孩帕莎用自己的血液救了冷锋。冷锋的爱国主义有血有肉,甚至成为国际主义的援助动力,这些细节使得《战狼2》的艺术空间更加可信和丰满。

## 英雄形象中的民族认同感建构

新主旋律电影往往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有利于与接受者的视域进行融合,在观众与电影的互动中产生更加个性化的情感反应。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有血有肉、有缺点有成长的英雄艺术形象有助于建构民族整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如果观众可以在对英雄的虚构建构中辨认出与“我”能够产生共振的元素,继而“我”也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而思想政治教育应将其视为最理想的目标。电影《战狼》中冷锋正是一个并不典型的英雄形象,他爱国护国、仗义又胆但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战狼》中的冷锋因为保护战友违抗上级命令而被开除,《战狼2》中冷锋的行动也从为妻复仇开始,爱国主义在冷锋身上有了更加多元化的体现。

并不是只有军人才会被卷入战争、作为战争主要参与者的军人也并不是仅有这一种身份。《长津湖》为何伍千里回家探亲开始?因为这个情节同时交待出两个重要的细节,伍千里和伍万里互为镜像组成一个完整的英雄成长线索,首先是作为成熟的英雄,伍千里带回了牺牲的大哥的骨灰,给在水上漂泊无居所的父母许以“来年开春盖房子”的美好承诺,伍千里所面对的忠诚难以两全的困境实际上是我们同样可以理解的对不同责任的认领。其次是有待于进一步成长的英雄,这也正是由易烊千玺所扮演的伍万里,这个人物在最初出场时是一个霸道任性的少年,随着二哥回家探亲对战场产生好奇,懵懵懂懂地追逐着兄长的脚步加入了第七穿插连,由此进入到成长的轨道上。伍万里的成长是电影《长津湖》中一条重要故事线索,他融入七连、学习战争的过程既是每一个人都在的在集体和社会中实现成长蜕变的故事,能够令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振,同时又是升华到民族大义高度上的起点。《长津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在有效地使观众在亲情、友情和集体认同感这些具体的人生命题中得以实现。

## 正确历史观的重塑

新主旋律电影具有自身的优势,其实这一类型中的战争题材电影本身的存在就解决了一个常见的叙事难题,那就是个体的成长叙事如何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命运产生关联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可信度,而宏大叙事如何在令观众可亲可感的同时保证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战争本身就是一个由众多个体构成的宏大事件,人在战争中成为高于自身的集体和历史中的一部分。新主旋律战争电影因此具有明显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个体与宏大的相互补充建构出更加完整也更加具有感染力的历史事件。

由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红海行动》就有非常鲜明的叙事层次,在这个叙事层次所组成的历史光谱中展现了战争的完整图景。电影并未采用单一的主人公叙事视角,而是用人物的群像——女性战地记者、八名蛟龙行动特种兵,被赋予丰富的新时代战争可能性的多重视角来突破旧有的战争想象。在《红海行动》中的战争并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式的战争,插科打诨、谈笑风生间便有异常的能力解决世界中的问题,这部影片用严肃和真实的触感使得观众在和平年代想象战争。越是被描述得真实可感越是能够触碰到观众的感官神经,由真实的鲜血与伤残、死亡与牺牲所组成的战争凸显了和平的可贵。由此《红海行动》进入到对主题旨归的阐发中:战争并不是肢体的对抗与冲突,也是精神的蜕变和转折,爱国激情的迸发和燃烧。《长津湖》中有相似的双线叙事的设计。在伍千里回家探亲被迫中止回到战场之后,导演插入了对朝鲜战争的宏观描写,美国的广播、军舰、呼啸在边界领空的战斗机用来表现外在的危机景象和战争语境。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麦克阿瑟的记者问答中,这位美军高级将领两次提到了上帝(God)——从领土到文化的侵犯意图就表现在宏大的背景叙事里。伍万里的成长叙事就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他的保家卫国的理想主义、对并肩作战的七连兄弟的认同感都是对侵犯的某种反应。在强大的敌人和团结的意志的对立之间,新主旋律电影以战争的意象完成了对意识形态和现代历史的确证。

(作者系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

# 边缘人物的呈现与救赎： 体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文/陈孟俊光 姜静静

体育电影作为电影中的一类,由于其对体育运动内容的独特展示使观众内部的更详细的观影内容,这不光给予观众以体育运动本身所带来的激情与鼓舞,同时也展现出在运动员以体育运动为职业后个体所面对的困难与曲折。在体育运动员中,女性运动员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冲破更多的阻碍才能获得与男性运动员一样的成就。因而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导演们所关注和表现的内容。女性由于社会生活和生理结构的限制使得她们在体育领域内要想有所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通过表现边缘女性运动员的形象不仅仅可以展现出体育竞技的魅力,还传达出人类作为自己行为能动的主体对目标的坚持所带来的的人性魅力。

## 性别与职业的冲突

女性运动员在体育领域的事业发展往往存在诸多的障碍,首先就要面对身为家族大家长的父亲对子女选择体育为职业的阻挠。顾伦德·查达哈导演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中,印度裔高中生杰西因为对足球和球星贝克汉姆的热爱,经常在公园的草地上偷偷地同男孩踢足球,因为在地父母的眼里,印度女孩应该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做传统宴会食物、做家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服从家里男性长辈所制定的规则,成为一名合格的印度女性,而不是每天同男孩“鬼混”,杰西不合传统的行为为接下来家庭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杰西喜欢踢足球的爱好只能偷偷地进行呢?女性作为社会中除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别群体并未与男性获得相同的性别地位,反而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要遵循男性制定的标准来进行活动。由最初男性对女性身体资源的占有而逐渐形成统治关系的父权制度的社会,将妻子、子女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使得男性家长往往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更因为要生育出“确凿的属于自己的儿女”,男性家长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束缚女性的标准,使得女性长久地被束缚在家庭的琐事中,而女性也在成长中使自己不断符合男性的价值标准,丧失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原则。因此,女性重新获得主体性的第一步就是要反抗家族中男性家长的价值标准。

其次,由于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由于思维的固化,往往对女性运动员产生较

大的排斥心理。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作品《百万美元宝贝》中,女拳手获得了从体育运动外部到体育运动员内部的更详细的观影内容,这不光给予观众以体育运动本身所带来的激情与鼓舞,同时也展现出在运动员以体育运动为职业后个体所面对的困难与曲折。在体育运动员中,女性运动员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冲破更多的阻碍才能获得与男性运动员一样的成就。因而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导演们所关注和表现的内容。女性由于社会生活和生理结构的限制使得她们在体育领域内要想有所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通过表现边缘女性运动员的形象不仅仅可以展现出体育竞技的魅力,还传达出人类作为自己行为能动的主体对目标的坚持所带来的的人性魅力。

法兰基终于同意训练麦琪后,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绝对服从,“如果我来教你,你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不能对我有疑问,不要问我问题,除了‘是,法兰基’以外什么都不要说,还有我会试着忘记你是个女孩这个事实。”由于父权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

对女性运动员来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超越自我,尽管将体育作为职业可能会违背了家族大家长的意愿或者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相悖,但女性群体依然毫不犹豫地迈出了这一步。

## 体育电影的叙事手法

体育电影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它需要展现出体育运动的魅力。因此在电影中,导演的镜头语言对展现出体育运动及运动员的体育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在大部分的体育电影中,如《我爱贝克汉姆》、《摔跤吧!爸爸》、《百万美元宝贝》,导演都会选择在影片的开始运用镜头语言交待所要涉及的体育运动。对体育运动的转述一方面使得观众能及时了解到所涉及的体育运动的内容及部分规则,使观众对接下来出出现在整部电影中的体育运动不至于太过陌生,另一方面为影片的叙事内容及观众接受的流畅度做好了铺垫。

体育电影中也往往运用慢镜头来处理决定体育赛事的重要瞬间。体育运动的魅力就在于赛场上的瞬息万变,任何因素都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通过慢镜头对动作的呈现,使得原本快速的动作可以在更多的画格中供观众进行解读。体育电影通过慢镜头的运用,将快速发生的行为动作慢速化,在“陌生化的镜头”中使观众产生对结果的期待。“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

事物,而不仅仅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我们日常所观看的比赛中,胜负结果往往只发生在几秒钟的瞬间,而体育电影通过慢镜头来延长观众获得最终结果的时间,使得观众情绪跌宕、对比赛结果产生强烈的好奇,从而在慢镜头中获得更多审美体验。如《摔跤吧!爸爸》中,吉塔与澳大利亚选手安杰利娜进行了激烈的比赛,比赛只剩最后的22秒,吉塔还落后4分,看起来安杰利娜已经胜券在握,吉塔可能又一次错失世界冠军,而在最后的缠斗中,导演运用慢镜头将处于激烈的比赛中的运动员的动作慢放,比赛最后紧张的9秒钟的时间,导演却用将近1分钟的镜头来展现。在这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观众对比赛结果充满了好奇,情绪也完全随着吉塔将安杰利娜高高抱起的慢动作而达到顶点,通过延长观众对比赛结果接受的时间使观众获得了更多的审美体验。

## 女性的困境及出路

体育运动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项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活动,古代奥运会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都是没有女性参加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大,西方在经历了三次女性运动浪潮后,女性运动员终于获得了与男性运动员同台展现体育魅力的机会,但是女性运动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获得与男性运动员相同的荣誉。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赋予了社会性别,这种社会性别被要求操持家务、辅助丈夫和生儿育女等家庭工作,如在《摔跤吧!爸爸》中,马哈维亚的妻子一直操持家务、为马哈维亚的摔跤梦不断生育,女性很早就被隔绝到社会活动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在处理琐碎的家务和不停地生育中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体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所遭遇的困境,是社会中性别生存困境的缩影。尽管女性在社会中往往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资源,处于贫民阶层的女性更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但是当女性走出家庭、走出自己被划定的生存范围,女性同样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陈孟俊光系长安大学体育部2021级学生;姜静静系长安大学体育部讲师)

# 电影艺术融入高校美育教育的路径探析

■文/李阳

## 一、高校美育教育引入电影元素的现状分析

### 1、对电影艺术的思想性关注不够

电影作为世界第七大艺术,其作品本身表现出鲜明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电影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能简单等同于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很多时候也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表达,这也决定了电影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很难达到平衡统一。有些电影作品在艺术视角下颇具创新精神,却并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有些电影作品能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却很难在主流艺术界获得称许。就高校开设的电影类公选课而言,教师往往过于强调电影的艺术审美,对电影艺术的思想性关注不够,这就导致有些课程选播的作品内容肤浅、价值失范,易对学生形成误导;有些作品立意不深、主题不明,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存在背离;有些作品镜头暴力、剧情低俗,不符合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审美习惯。这种忽略电影艺术思想性的美育教育,看似高度聚焦艺术表达的审美表达,实则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追求,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好教育方向,无法真正围绕学生的发展现实和教育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教育服务。

### 2、对学生群体个性化审美的认识不充分

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突出、个性化风格明显,反映在审美层面也以“求新”、“求异”为特征,往往将个性化的、符合自身风格的对象定义为美,而对传统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审美认同较低。这种基于自我感知的个性化审美观,在缺乏行之有效的教育引导下,极易陷入误区。

整体来看,高校及教师对学生群体个性化审美的认识不够充分。部分教师将学生群体个性化审美视作学生自我意识的外在表达,认为学生审美所表达出的个性化、独特化,是新时代大学生成长环境、成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将师生间的审美冲突简单归结为代沟。基于此,教师对学生群体个性化审美的表现、成因以及影射的教育问题缺乏思考和研究。大学生群体中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不健康审美观,奉行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审美异化,狂热追星、摒弃理性的肤浅审美,得不到高校与教师的足够重视,自然很难从审美教育、思政教育的协同角度给予学生充分引导。

### 3、对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不深入

电影艺术融入高校美育教育,目的在于通过电影作品独特的表达方式,充分调动学生感官、吸引学生注意,进而帮助学生实现从电影娱乐性到艺术性、思想性的认知深化。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开设电影艺术相关课程,仅能实现较浅层次的课程目标,尤其在课时较少、学分较低的课程中,电影艺术被局限为丰富学生生活的工具,教学过程以观赏影片为主,教师很少对影片展开细致描述,基于电影艺术课程的实践教学更为少见。电影艺术融入高校美育教育,不是简单的新增几门课程,更不是单纯地在课堂集中播放影片,而是立足学生美育现实和教育需求,真正为学生提供有思想、有深度的教育服务。

## 二、电影艺术融入高校美育教育的路径

### 1、要强化课程的思想意识形态安全

电影艺术融入高校美育教育是高校美育创新问题,也是思想政治问题,高校必须牢牢把握教育前进方向,将意识形态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具体教育实践

中,高校与教师必须严把影片筛选关。一方面要坚守影片筛选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所选影片必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必须契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点,必须与我国审美习惯、社会文化相一致。另一方面要注意平衡影片类型,教师出于审美艺术需求可适当选择国外优秀影片,但更要在挖掘本土审美要素视角下提高国产影片比例。尤其在大思政理念下,教师要进一步推动美育教育和思政教育充分融合、彼此促进,将艺术类电影、主旋律电影同时纳入教学影片选择范畴,从而使学生在立足国情现实、着眼人类文化的基础上,既能充分尊重电影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又能养成具有思辨力、判断力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

### 2、要强化对学生健康审美观的塑造

大学生群体审美所表现出的弱化、异化状态,必然影响着电影艺术融入美育教育的效率与效果,高校及教师应从纠正学生不良审美状态入手,强化对学生健康审美观的塑造,这就要求高校及教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注重剖析影片背后的审美文化与审美价值。如影片《变脸》围绕川剧艺术中的变

脸技艺展开,不仅向观众呈现了濒临失传的传统手艺,而且体现了许多传统文化技艺固步自封的传承矛盾,优秀传统文化、技艺需要依靠传承实现精神延续,往往却因自身规则而陷入绝境,最终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使传统艺术得以传承。教师利用这类影片开展美育教育,要注重通过影片传承出的美学价值,引导学生对文化存在、文化传承进行深度思考,也要帮助学生学会审视自我存在和精神焦虑。电影《长津湖》《中国机长》《战狼2》《红海行动》等爱国主义题材影片,通过改编真实事件身处和平盛世的我们,呈现不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与国家精神。高校教师需要通过有深度的电影,为学生带来足以触及灵魂的审美体验,也需要以正能量影片向学生传递积极健康的审美价值观,从而通过电影艺术实现对学生群体健康审美观的引导与塑造。

### 3、要充分挖掘电影艺术中的美育价值

面对高校电影艺术课程深度不足、美育教育效果有限的现实问题,任课教师还应从全面育人角度出发,深度挖掘电影艺术中的美育价值。一方面,教师可将影片音乐作为美育教育的具体载

#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